

周扬

周巍峙谈周扬

秦川谈周扬

顾骧谈周扬

张僖谈周扬

江晓天谈周扬

露菲谈周扬

周密、露菲谈苏灵扬

周扬与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中

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

ZhiQingZheYanZhong

知情者眼中的

周扬

ZhouYang

徐庆全 著

作家出版社

15825.6
Z812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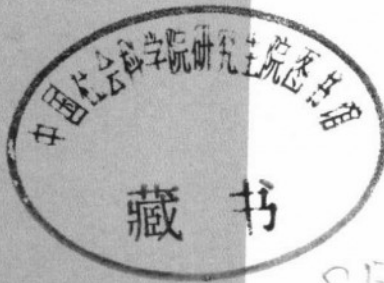
ZhiQingZheYanZhong

知情者眼中⁷de 的

周扬

Zhou Yang

徐庆全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604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徐庆全著.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3. 2

ISBN 7-80180-141-5

I. 知... II. 徐... III. 周扬—人物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3604 号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著 者	徐庆全
责任编辑	胡子清
责任校对	余 晓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编 100054)
电 话	010-63567683(发行一部) 63567690(策划部) 010-63588447(发行二部) 63567687(直销部)
网 址	edp.ced.com.cn
E-mail	edp@ced.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0-141-5/G · 024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关于“周扬现象”

杜导正

周扬同志是党在文化领域里的高级领导人。我也在这一领域工作了多半辈子，但与他的直接接触并不多。我愿意为这本书说点话，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就自己在这领域内工作的体会，谈谈“周扬现象”；一个是作者虽然是个年轻人，与我交往还较深一些，他几年前开始研究周扬时，我也是赞成的，认为这种研究有其独到的意义。

“周扬现象”这个名词，是近些年提出来的。概括地说来就是，周扬同志在建国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是很“左”的，办错了许多事，整错了许多人，但在晚年暮垂之际，有了独立思考，对以前的“左”的行为有所反思。“周扬现象”这个词，说的是周扬同志，其实也是我们这样一些现今已到了迟暮之年、能够独立思考的人的心态。

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虽然周扬同志的职务比我高许多，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政治主张由正确向错误不幸转变的年代，我们的心态我想大概是一致的。周扬同志与我都是毛泽东同志虔诚的崇拜者，盲目性很大，毛泽东同志号召，对也罢错也罢，简直不加任何思索照信照办就是。个别太出格的地方，偶有怀疑，也是淡淡浅浅的。就我而言，1958年的“三面红旗”，饿死了许多人。接着是庐山会议反右倾反彭德怀同志，逼着我思索了许多，独立思考多了一些。从作者在书中反映的情况来看，周扬同志的思索可能比我这样的干部更深一

知
情
者
不
言
而
足



些，他排除干扰，制定了主旨是反“左”的“文艺八条”。紧跟着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国家濒临崩溃的败局，更强逼着人们作痛切的反思。当时，我的思想是，建国后我们党，首先是毛泽东同志，有许多根本性的失误，很希望党领导大家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上、指导思想上进行郑重总结。有类似情绪的同志很多。像周扬同志这样的理论家领导人，想的比我们更多、更深，书中所记录的他在“文革”后的反思历程，说明他晚年的确是大彻大悟了。这是一股国内涌动的解放思想的求实潮流。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怀念周总理事件，意味着像比作者年龄稍大点的年轻娃娃也开始觉醒了。于是粉碎“四人帮”才那么顺利，于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这些伟大的政治家，登高一呼，万众响应。

1978年末举行了划时代的类似遵义会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接着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毛泽东同志，大家取得了共识。这就是建国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主张正确，领导党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作为个人，他也是彪炳史册的伟大人物。但建国后，尤其是晚年，他离开了实事求是，政治上推行极“左”路线，搞不下去，便怀疑别人反对他，于是发展到“打倒一切”的“文革”。惨痛的教训，一旦得到科学的总结，立刻转化为宝贵的财富。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样形势这样背景下诞生与形成的。思想上一切实事求是，政治上抛弃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变计划经济模式，改变一大二公体制，党和国家出现了中兴的局面。那几年开始的三大工程：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包产到户，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以当时我的心情来说，是极度兴奋异常激动的。在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的岗位上，在《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岗位上，尽自己所能，为这三大工程作了些努力。从周扬同志来说，他的痛

切反思是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据我所知，他是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中第一个说出真理标准讨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认识的。他在197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所做的报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国策作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来总结。在1983年，已经75岁的周扬同志，以老残之身，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所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也是扛鼎之作。他在文章中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时，提到了“异化”。他说：“由于民主化法制的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异化，才能克服异化。”文中讲到的问题，是朴素的，他的心是火热的。在二十年后“权力的异化”已经让人触目惊心的今天，在反腐败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今天，读读周扬同志的这些讲话，还是能感觉到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思想高度。如果没有痛切的反思，是达不到这样的高度的。

“周扬现象”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在这本书中，作者也做了很多梳理，更重要的是给人们的思考提供了材料。周扬同志是位有争议的人物，评议褒贬不一，有赞扬备至的，也有贬损至极的；有褒多贬少的，也有贬多褒少的。究其缘由，不外乎论者所持资料或所得的印象各异；至于或由好恶，或因恩怨出发所得的评议，更显得截然不同；“文革”前和“文革”后的周扬，有很大差异，倘择其一端而遽下断语，就难免失之片面。古人云“知人论世”，看一时的言行，总不免会有偏颇之见，顾及全人，才会有一个合乎实际的论断。

作者是个年轻人，我与他有近十年的交往了。刚认识时，



4

序：
关于
『周扬现象』

他告诉我，他不想研究古文书了，想从事党史研究和宣传工作。他说，他能上大学、上研究生，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好，他是因为心存感念才放弃原来的专业的。我把他带到我主编的《炎黄春秋》杂志社，他勤奋努力，善于思考，为《炎黄春秋》写了不少歌颂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的文章，有的反响还很好。再后来，他告诉我他要研究周扬，要做采访，我就给他提供认识人的方便。他勤奋地采访了有四五年，这才整理出这样一本书。我读了以后，觉得还好。所以，愿意推荐给读者。

2002年10月

（作者为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



目 录

序：关于“周扬现象” 杜导正/1

● 知情者说

与周巍峙谈周扬/3

曾任文化部代部长、现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从延安到晋察冀到全国解放，一直是周扬的部下，与周扬交往近半个世纪。他与周扬既是战友和知友，又是难友。

与秦川谈周扬/53

在延安初识周扬后，一直高高在上的周扬，与秦川却保持着平和的友谊。同在中宣部，替代两人松散的上下级关系的是不多的日常问候。1983年有关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那场争论，又把两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与顾骧谈周扬/77

当周扬是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时，刚刚调进北京的



顾骧，还只能在远处仰视周扬；新时期以来，已成为著名文学评论家和文艺理论家的顾骧，不但走进了周扬的视野，而且成为他晚年的“刀手”。

与张僖谈周扬/157

张僖，1953年由周扬调到作协担任副秘书长（后任秘书长），直到离休，是负责周扬在文联和作协具体事务的最直接的部下。文艺界的风风雨雨，张僖不仅亲历过，而且是周扬在文艺界所作所为的重要见证人。

与江晓天谈周扬/185

被誉为“一本小说救活了一个出版社”的《李自成》的责任编辑江晓天，直到1981年才与周扬相识。他由中国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到书记处书记，大致是周扬的安排。他眼中的周扬，更多的是理论家的“威严”。

与露菲谈周扬/199

自1954年开始任周扬的秘书，除去“文化大革命”间断的十年，露菲先后担任周扬的秘书近二十年。露菲眼中的周扬，是从政治到生活的完整的周扬。

与周密、露菲谈苏灵扬/217

自称“不是作家的左联成员”的苏灵扬，自30年代与周扬相伴后，一直携手走到1989年。在他们惟一的爱女眼中，母亲少了父亲所拥有的政治气质，却多了在实际工作中的干

练；而在露菲的记忆里，则是永远穿着列宁服的“苏校长”。

● 史事本末

周扬与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两个问题/240

周扬与丁玲不可调和的结，大致始于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时，但作为定丁陈为“反党小集团”关键的中国作协给中央的报告上，却没有周扬署名；而一直主持对丁陈进行批判的周扬，却在1957年6月6日向丁陈道歉，作出“出尔反尔”的举动。对这两个问题的试解，或许有助于了解周扬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中/261

“文化大革命”开始，周扬就作为“祭旗”人物被批倒批臭。十年“文革”，周扬度过了九年牢狱之灾。当周扬在关押中已经不写交代材料，靠着《资本论》和掰着手指头数“鲁艺”学生的简历打发时光的时候，毛泽东三次关于周扬的批示，使他得以从“四人帮”控制的缝隙中离开监狱，迎接“文革”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始。

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307

丁玲在1933年被捕的所谓历史问题，一直像看不见的“紧箍咒”一般纠缠着她。丁玲的历史问题结论所经历“一波三折”，是与党的历史上几次犯左倾的错误的大背景相伴随的。



丁玲与《三八节有感》史料辩证/335

《三八节有感》刚发表时，就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连在一起遭受批判；到 1958 年又被视为“毒草”而“再批判”，难怪丁玲晚年不无感伤地说：“《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细读着丁玲晚年对这篇文章发表前后的回忆，有关毛泽东何时提出王实味是“托派”和《野百合花》是经谁的手发表的等问题，还值得一辩。

我宁肯相信黄秋耘/346

著名作家黄秋耘与丁玲的丈夫陈明关于丁玲在访问美国时的两段话的争论，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坛官司”，甚至被人提到“青史凭甚定是非”的吓人的高度，未免有些小题大做。其实，判断两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回忆谁对谁错，无非两点：一是找出旁证，一是两权相害取其轻。

后 记



知情者说



与周巍峙谈周扬



周巍峙与夫人王昆



现年 85 岁高龄的周巍峙，在 2001 年 12 月再次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文艺界的人说：“这可是个没‘架子’的人。”就像当年不喜欢人家叫他周部长（他曾任文化部代部长），如今周巍峙仍不乐意人家叫他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客气一点叫周老，亲切一点叫老周就行。”80 初度时，他写了一首自嘲诗：“来自贫寒户，混迹文苑中，奔忙六十载，一个打杂工。”

从事“工种”：30 年代做过练习生、报人、李公朴的秘书、词曲作家、编辑、出版家、救国会会员，苏联之友社音乐组成员，救亡歌咏运动组织者。

30 年代末担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主任。40 年代任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北方分局及北岳区党委文委委员、文联宣传部长、音协主席、延安鲁艺文工团副团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文委委员、华北人民政府文委委员及戏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华北文联常委，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处长等职。

建国后：历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中国艺术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文化部党组成员，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党组书记，以及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

解放后主要作品：《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十里长街送总理》（合唱），均获文化部创作一等奖。主编的《聂耳全集》、《冼星海全集》和《田汉全集》获国家图书奖或文化部艺术科研优秀成果奖。

组织领导与创作：参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担任演出和拍摄电影的总指挥领导工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创作演出领导小组组长。

1996 年 12 月，在第六届中国文联大会上当选主席。2001 年 12 月，在第七届中国文联大会上再次当选主席。

当选过两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

徐庆全：周老，您好。近几年来，我一直在收集有关周扬同志的材料，准备对他做一些研究工作。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一直在主持《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辑出版的庞大工作，现在仍然担任中国文联主席，对文艺界的情况应当说是很了解了。而同时，您又是周扬同志的老部下，在他领导下工作有数十年，也是他的一个战友，一个知友。所以，我很想请您谈谈周扬的一些情况。当然，也不仅仅限于周扬，有关文艺界的一些问题，我也同时向您请教。

周巍峙：周扬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想起他总有一种内涵非常复杂的深深的遗憾！

我在他领导下工作数十年，在斗争中，在战争中，在祖国建设中，长期相处，甘辛与共。我是他的下级，除了你说的是战友和知友外，我们还是难友。

徐：难友？哦，你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属于一个专案组。那时你和周扬都是所谓“陆定一专案”的重要角色。

周：所以，我与他值得回忆的事很多，酸甜苦辣，什么味道都有。我想还是从“文革”后期，我与周扬和他夫人苏灵扬蓦然见面的情景谈起吧。

1975年，邓小平同志正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与江青一伙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多次督促“中央专案组”为审查对象做结论，解放老干部。这也是斗争的一个侧面。6月30日我才做了“结论”，王昆还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管制。在这之前我们商量，给小平同志写了第一封信，要求去掉“四人帮”强加给她的“罪名”，还她自由。等了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回音。在7月间我又和她商量给小平同志写第二封信，提出了工作要求。当时，我们想，只要小平同志同意她出来唱唱《南泥湾》、《农友歌》这类歌子，问题自然解决了。当时我去中组部招待所找郭小川商量如何比较保险地把信递给小平同志的问题。当我走进招待所大门时，突然看



到周扬和苏灵扬一起在门道里等着我，周扬对我说：“你和小川谈完话后，可不可以到我房里坐坐？”我来以前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放出来，更不知道也住在这里，突然见到，极为惊喜，我正想找他问问他这几年的遭遇咧。我想到“文革”开始时，他刚动过切除肺癌的手术，这十年来他怎么熬过这非人的遭遇啊！

徐：十年生死两茫茫，突然相见，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周：当我从小川那儿出来跑上二楼看周扬同志的时候，他夫妇俩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咧！”周扬说：“这些年没人要我为你写材料，我们推测，只有人死了，才不要写材料。因而以为你死了。看你没有事，还好好活着，放心了。”接着他夫妇俩显得憔悴的脸现出一丝苦涩的笑，这是多么深沉的笑啊！周扬是个内向的人，喜怒哀乐不轻于表现。在解放战争初期，华北联合大学从张家口撤退时，周扬因工作没有与家人一起转移，他心爱的小儿子苏苏，坐着联大校部的胶皮轮大车从张家口向冀中转移时，在夜里翻车，不幸受伤死去。这失子之痛，对周扬是多沉重的打击啊！但他从不怨怪别人，强忍着悲痛，他用对敌人的仇恨，用积极工作，艰苦斗争来“化解”或“减轻”内心的痛楚，他甚至对王昆说过，他那时是把这当作克服一种“错误”的心情和毅力来克服自己悲哀情绪的。他不愿在人前表示过于哀伤，见到比较亲近的朋友时，才带着泪，提到这场意外的灾难。作为一个母亲，苏灵扬突然失去爱子，情感上怎么忍受得了，整天流泪，呆想着，神经几乎要失常了。那时周扬同志在晋察冀中央局当宣传部部长兼文委书记，我是委员兼秘书，因战争关系我和他并不住在一个地方，我在联大工作，常住束鹿、正定，他随晋察冀党政领导机关，常住阜平、平山一带。有次他找我和沙可夫、艾青去开会，地点却在冀中平原的安国县。我们虽然相处很远，但我们之间书信往来谈工作还是不少的，必要时我就骑马赶去看